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二十二

北史書

唐符璽郎兼修國史相州李延壽撰
皇明贈中書舍人廬陵文學彭以明輯
男惟成校

列傳

周室諸王傳

論曰周文之初定關右日不暇給既以人臣禮終未
遑蕃屏之事晉蕩輔政爰樹其黨宗室長幼並握兵
權雖海內謝隆平之風而國家有盤石之固矣武皇
克翦芒刺思弘政術懲專朝之爲患忘維城之遠圖
外崇寵任內結猜阻自是配天之基潛有朽壤之墟

矣宣皇嗣位凶暴是崇芟刈先其本枝削黜徧於公族以齊王之竒姿傑出足可牢籠於前載處周公之地居上將之重智勇冠俗攻戰如神敵國繫以存亡鼎命由其輕重屬道消之日挾震主之威斯人而嬰斯戮君子是以知國祚之不永也其餘雖地惟叔父親則同生假文能輔主武能威敵莫不謝卿士於當年從侯服於下國號爲千乘位侔疋夫是以權臣乘其機謀士因其隙遷龜鼎速於俯拾殲王侯烈於燎原悠悠邃古未聞茲酷豈非摧枯振朽易爲力乎向使宣皇擇姬劉之制覽聖哲之術分命賢戚布於內

外料其輕重間以親踈首尾相持遠近爲用使其位足以扶危其權不能爲亂事業既定僥倖自息雖使卧赤子朝委裘社稷固以久安億兆可以無患矣何后族之地而能窺其神器哉昔張耳陳餘賓客廝役所居皆取卿相而齊王之文武寮吏其後亦多台牧異代相符可謂賢矣哉

寇洛趙貴李賢梁禦傳

論曰賀拔岳變起倉卒侯莫陳悅意在兼并于時人有離心士無固志寇洛撫循散亂抗禦仇讎全師而還敵人絕覬覦之望度德而處霸王建匡合之謀趙

貴居二闕之險周室定二分之功彼此一時其功固
不細也李賢和兄弟屬亂離之際居戎馬之間志略
從橫忠勇奮發頻摧勅敵屢涉艱危及逢時遇主策
名委質荷生成之恩蒙國士之遇俱縻好爵各著勲
庸遂得任兼文武聲彰出內位高望重光國榮家跼
萼連暉聊椒繁衍冠冕之盛當時莫與比焉自周迄
隋鬱爲西京盛族雖金張在漢不之尚也然而周文
始崩嗣君冲幼內則功臣放命外則強寇臨邊晉公
以猶子之親膺負圖之託遂能撫寧家國開翦異端
革魏興周遠安邇悅功勤已著過惡未彰李植受遇

先朝宿參機務慮威權之去已懼將來之不容生此
厲階成茲貝錦乃以小謀大由踈間親主無昭帝之
明臣有上官之訴嫌隙旣兆釁故因之啓冢宰無君
之心成閔帝廢弑之禍植之由也李遠闕義方之訓
又無先見之明以至誅夷非爲不幸梁禦豫奉興王
參謀締構驅馳畢力夷險備嘗雖遠志未申亦云遇
其時矣穆及梁睿皆周室功臣隋文王業初基俱受
腹心之寄故穆首登師傳睿終膺殊寵觀其見機而
動抑亦人之先覺然方魏朝之貞烈有愧王凌比晉
室之忠臣終慙徐廣穆之子孫特爲隆盛朱輪華轂

凡數十人見忌當時禍難遄及得之非道可不戒歟
李弼宇文貴侯莫陳崇王雄傳

論曰李弼懷佐時之略逢興運之期締構艱難綢繆
顧遇方面宣其庸績帷幄盡其謀猷非唯攀附成名
抑亦材謀自取密遭風雲之會奮其鱗翼思封函谷
將割鴻溝朞月之間衆數十萬威行萬里聲動四方
雖事屈興王運乖天眷而雄名克振何其壯歟然志
性輕狡終致顛覆固其宜也宇文貴負將帥之材蘊
剛銳之氣遭逢喪亂險阻備嘗自致高位亦云美矣
忻武藝之風名高一代及晚節遇禍雖鳥盡弓藏然

亦器盈斯槩夷戮非爲不幸愷學藝兼該思矚通瞻
規矩之妙參蹤班爾當時制度咸取則焉其起仁壽
宮營建洛邑要求時幸窮侈極麗使文皇失德煬帝
亡身危亂之原抑亦由此至於考覽書傳定明堂圖
雖意過其通有足觀者侯莫陳崇以勇悍之氣逢戰
爭之秋輕騎啓高平之扉迓馬得長坑之俊以宏材
遠略附鳳攀龍茂績元勳位居上袞而識慙明哲遂
以凶終惜哉王雄身參佐命謙寵列山河及投袂勤
王志匡社稷雖忠君之効未宣與夫懷祿圖存者異
也

王盟獨孤信竇熾賀蘭祥叱列伏龜閻慶史寧
權景宣傳

論曰王盟始以親黨升朝終而才能進達勤宣運始
位列周行實參迹於功臣蓋弗由於恩澤誼文武奇
才以剛正見忌有隋受命鬱爲名臣末路披猖信有
終之克鮮獨孤信威申南服化洽西州信著遐方光
昭隣國雖不免其身慶延于後三代外戚何其盛歟
竇熾儀表魁梧器識雄遠入參朝政則嘉謀屢陳出
總藩條則惠政斯洽毅忠肅奉上溫恭接下茂實彰
於本朝義聲播於殊俗並以國華人望論道當官榮

映一時慶流來葉及熾遲疑勸進有送故之心雖王
公恨恨何以加此榮定以功懋賞以勞定國保其祿
位貽厥子孫盛矣賀蘭祥叱列伏龜閻慶等雖階緣
戚屬各以功名自終而毗制造之功亦足傳於後葉
史寧權景宣並以將帥之才受內外之寵總戎薄伐
著剋敵之功布政莅人垂稱職之譽若此者豈非有
國之良翰歟然而史在末年貨財虧其雅志權亦晚
節矜驕喪其威聲惜矣楊諒于紀祥獨剋之効亦足
稱云爾

王罷王思政尉遲廻王軌傳

論曰王巖剛峭有餘弘雅未之聞也情安儉率志在
公平既而奮節危城抗辭勅敵梁人爲之退舍高氏
不敢加兵以此見稱信非虛矣至述不隕門風亦足
稱也王思政驅馳有事之秋慷慨功名之際及乎策
名霸府作鎮潁川設縈帶之險脩守禦之術以一城
之衆抗傾國之師率疲駘之兵當勁勇之卒猶能亟
摧大敵屢建竒功忠節冠於本朝義聲動於隣聽運
窮事感城陷身囚壯志高風亦足奮於百世矣尉遲
廻地則舅甥職惟台袞沐恩累葉荷瞻一時居形勝
之地受藩維之託顛而不扶憂責斯在及主威云謝

出業將遷九服移心三靈改卜遂能志存赴蹈投袂
稱兵忠君之勤未宣違天之禍便及校其心翟義葛
誕之儔歟綱運積宣王室勤勞出內觀其自致榮寵
豈唯恩澤而已乎夫士之成名其途不一蓋有不待
爵祿而貴不因學藝而重者何亦云忠孝而已若乃
竭力以奉其親者人子之行也致身以事其君者人
臣之節也斯固彌綸三極囊括百代當宣帝之在東
朝凶德方兆王軌志惟無諱極議於骨肉之間竟遇
淫刑以至夷滅若斯人者人或以爲其不忠則天下
莫之信也觀樂運之所以行已之節其有古之遺直

之風乎

周惠達馮景蘇綽傳

論曰周惠達見禮寶夤緣契闊於戎寇不以夷險易志斯固篤終之士也周文提劍而起百度草創施約法之制於競逐之辰脩太平之禮於鼎峙之日終能斲雕爲朴變奢從儉風化旣被而下肅上尊疆場屢動而內安外附斯蓋蘇綽之力也邳公周道云季方事幽貞隋室龍興首應旌命綢繆任遇窮極寵榮久處機衡多所損益罄竭心力知無不爲然志尚清儉體非弘廣好同惡異有乖直道不存易簡未爲通德

歷事二帝三十餘年雖廢黜當時終稱遺老君邪而不能正言國亡而情均衆庶予違汝弼徒聞其語疾風勁草未見其人禮命闕於興王抑亦此之由也夔志識沉敏方雅可稱若天假之年足以不虧堂構矣

韋孝寬韋瑱柳蚪傳

論曰高氏籍四胡之勢跨有山東周文承二將之餘創基關右似商周之不敵若漢楚之爭雄又連官渡之兵未定鴻溝之約雖弘農沙苑齊卒先奔而河橋北芒周師撓敗於是競圖進取各務兵戈齊謂兼并有餘周則自守不足韋孝寬竒材異度締武經文居

要害之地受于城之託東人怙恃其衆悉力來攻將
欲醜酒未央飲馬清渭孝寬廼馮茲雉堞抗彼仇讎
事甚折骸勢危負戶終能奮其智勇應變無方城守
六旬竟摧大敵齊人旣焚營宵遁高氏遂憤恚而殂
雖卽墨破燕晉陽存趙何以能尚若使平陽不守鄴
城無衆人之師玉壁啓關函谷失封泥之固斯豈一
城之得喪寔亦二國之興亡者歟韋叟隱不負人貞
不絕俗怡神墳籍養素丘園哀樂無以動其心名利
不足于其慮確乎不拔實近代之高人也明帝比諸
園綺豈徒然哉世康風神雅量一代稱偉簪纓人物
見重京華填素望高風亦云美矣柳蚪兄弟雅道是
基並能譽重搢紳豈虛至也慶東帶立朝匪躬是蹈
莅官從政清白著美至於畏避權寵違忤宰臣雖取
訕於一時實獲申於千載矣機立身行已本以寬雅
流譽至於登朝正色可謂不違直道雖陵谷遷貿終
以雅正自居古所謂以道事人斯之謂矣雖幹略見
稱終乃敗於驕寵惜矣

達奚武若干惠怡峯劉亮王德赫連達韓果蔡
祐常善辛威庫狄昌梁椿梁臺田弘傳

論曰周文接喪亂之際乘戰爭之餘發跡平涼撫征

關右于時外虞孔熾內難方殷羽檄交馳戎軒屢駕終能蕩清逋孽克固鴻基雖稟筭於廟堂實責成於將帥達奚武若干惠怡峯劉亮王德赫連達韓果蔡祐常善辛威庫狄昌梁椿梁臺田弘等並兼資勇略咸會風雲或效績中權或立功方面均分休戚同濟艱危可謂國之爪牙朝之禦侮者也而武叶規文后得雋小關周瑜赤壁之謀賈詡鳥巢之策何以能尚一言興邦斯之謂矣惠德本以果毅知名而能率由孝道雖圖史所歎何以加焉勇者不必有仁斯不然矣以赫連達之先識而加之以仁恕蔡祐之敢勇而

終之以不代斯豈企及之所致乎抑亦天性而已仁恭出內榮顯豈徒然哉德懋道協天經亦足嘉矣

王傑王勇宇文蚪耿豪高琳李和伊婁穆達奚寔劉雄侯植李延孫韋祐陳欣魏玄泉仝李遷哲楊乾運扶猛陽雄席固任果傳

論曰王傑王勇宇文蚪耿豪高琳李和伊婁穆侯植等咸以果毅之姿効節擾攘之際各能屠堅履銳自致其功高爵厚位固其宜也仲尼稱無求備於一人信矣夫文士懷溫恭之操其弊也懦弱武夫稟剛烈之資其弊也敢悍故有使酒不遜之禍拔劍爭功之

尤大則莫全其生小則僅而獲免耿豪王勇不其然乎李延孫韋祐陳欣魏玄等以勇略之姿受扞城之委灌瓜贈藥雖有愧於昔賢禦侮折衝足方駕於前烈用能觀兵伊洛保據峭函齊人阻西路之謀周朝緩東貢之慮皆其力也泉叅長自山谷素無月旦之譽而臨難慷慨無失人臣之節豈非蹈仁義之徒歟元禮仲遵聿遵其志卒成功業庶乎克負荷矣李遷哲楊乾運席固之徒屬方隅擾攘咸知委質遂享爵位以保終始觀遷哲之對周文有尚義之氣乾運受任武陵乖事人之道若乃校其優劣固不可同年而語陽雄任兼文武聲著土內抑亦志能之士也舊史有代人宇文盛字保興以武毅顯盛弟丘字胡奴盛子述位柱國並有傳然事無足可紀盛見子述傳首丘略之云

崔彥穆楊纂段永令狐整唐永柳敏王士良傳論曰昔陽貨外叛庶其竊邑而春秋譏之韓信背項陳平歸漢而史遷美之蓋以運屬旣安君道已著則徇利忘德者罪也時逢擾攘臣禮未備則轉禍爲福者可也崔彥穆楊纂段永等昔在山東沈淪下位並以羈旅之士遭回於燕雀之伍終佩龜組可謂見機

者乎令孤整幹用確然雅望重於河右處州里則勲
著方隅升朝廷則績宣出內而畏避權寵克保終吉
不然何以自致顯名而取高位也熙歷職流譽風政
克舉雖古之循吏亦何以加茲而毫釐爲爽丘山成
過唯命也夫唐求良能之名所在著美清白之譽顯
於累職所謂幹能之士也瑾敏並挺杞梓之材蘊瑚
璉之器博觀載籍多識舊章固乃國之名臣時之領
袖周無君子斯焉取斯王士良之仕于齊職居卿牧
而失忠與義臨難苟免其背叛之徒歟

豆盧寧楊紹王雅韓雄賀若敦傳

論曰周文帝屬禍亂之辰以征伐而定海內大則連
兵百萬繫之以存亡小則轉戰邊亭不闕於旬月是
以兵無少長士無賢愚莫不投筆要功橫戈請奮豆
盧寧楊紹王雅韓雄等或攀翼雲漢底績屯夷雖運
移年代而名成終始美矣哉豆盧勣譽宣分竹毓節
見臨危可謂載德象賢也觀德王位登台袞慶流後
嗣保茲寵祿寔仁厚之所致乎王世積雋才雖多適
足爲害者矣賀若敦志略慷慨深入敵境勅寇絕其
糧道江淮阻其歸塗臨危而策出無方事迫而雄心
彌厲故能利涉死地全師以反而茂勲莫紀嚴刑已

及天下是以知宇文護之不能終其位也自南北分
隔將三百年隋文爰應千齡將一函夏賀若弼慷慨
申必取之長策韓禽奮發賈餘勇以爭先隋氏自此
一戎威加四海稽諸天道或時有廢興考之人謀實
二臣之力其倣儻英略賀弼居多武毅威雄韓禽稱
重方於晉之王杜勲庸綽有餘地然賀弼功成名立
矜伐不已竟顛殞於非命亦不密以失身若念父臨
終之言必不及於斯禍韓禽累葉將家威聲動俗敵
國旣破名遂身全幸也廣陵甘棠咸有武藝驍雄膽
略並爲當時所推赳赳于城難兄難弟矣

申徽陸通庠時楊荐王慶趙剛趙昶王悅趙

文表元定楊擣傳

論曰申徽局量深沉文之以經史陸通鑒悟明敏飾
之以溫恭並夙奉龍顏早蒙任遇効宣提戟功預
荆義結周旋恩生契闊遂得入居端揆出撫列藩雖
以識用成名抑亦情兼惟舊陸暹於戎旅之際以文
雅見知出境播延譽之能莅官著從政之美歷居顯
要豈徒然哉庠時建和戎之功楊荐成入關之策
趙剛之克剪凶狡趙昶之懷服氐羗王悅之料侯景
文表之譎突厥或明稱先覺或識表見機觀其立功

立事皆一時志力之士也元定敗亡同黃權之無路
楊擲攻勝亦兵破而身囚功名寥落良可嗟矣易曰
師出以律否臧凶傳曰不備不虞不戒以師其擲之
謂也

韓裒趙肅張軌李彥郭彥梁昕皇甫璠辛慶之
王子直杜杲呂思禮徐招檀翥孟信宗懔劉璠

柳遐傳

論曰韓裒奉事三帝以忠厚知名趙肅平允當官張
軌循良播美李彥譽流省閤郭彥信著蠻貊歷官出
納並當時之選也梁昕皇甫璠辛慶之王子直杜杲

之徒並關右之舊族或紆組登朝獲當官之譽或張
壇出境有專對之才既茂國猷克隆家業美矣魏文
帝云文人不護細行其呂思禮之謂乎徐招檀翥孟
信各以才學自業又加以清介並志能之士也宗
懔才辭幹局見重梁元逮乎播越秦中不預政事豈
亡國俘虜不與圖存者乎梁氏據有江東五十餘載
挾筴紀事蓋亦多人劉璠學思通博有著述之譽雖
傳疑傳信頗有詳略而屬辭比事爲一家之言行本
正色抗言具存乎骨鯁柳遐立身之道進退有節觀
其眷戀墳隴其孝可移於朝廷盡禮舊主其忠可事

於新君夫能推此類以求賢則知人幾於易矣莊亮直之風不頌門表忠而獲謗蓋亦自古有之

隋宗室諸王

論曰隋文昆弟之恩素非篤睦閨房之際又不相容至於二世承基茲弊愈甚是以滕穆暴薨人皆竊議蔡王將沒自以爲幸唯衛王養於獻后故任遇特隆而諸子遷流莫知死所悲夫其錫以茅土稱爲盤石行無甲兵之衛居與阜吏爲伍外內無虞顛危不暇時逢多難將何望哉河間屬乃葭葦地非寵逼故高位厚秩與時終始楊慶二三其德志在苟生變本宗

如反掌棄慈母若遺迹及身而絕固宜然矣文帝五子莫有終其天年方陵資於骨肉之親篤於君臣之義經綸締構契闊夷險撫軍監國凡二十年雖三善未稱而視膳無闕恩寵旣變讒言間之顧復之慈頓隔於人理父子之道遂滅於天性隋室將亡之効衆庶皆知之矣慎子曰一兔走街百人逐之積兔於市過者不顧豈其無欲哉分定故也房陵分定久矣而帝一朝易之開逆亂之源長覬覦之望又維城肇建崇其威重恃寵而驕厚自封植進之旣踰制退之不以道俊以憂卒寔此之由俄屬天步方艱讒人已勝

尺布斗粟莫肯相容秀窺岷蜀之阻諒起晉陽之甲
成茲亂常之釁蓋亦有以動之也棠棣之詩徒賦有
庫之封無期或幽囚於囹圄或顛殞於鳩毒本根旣
絕枝葉畢翦十有餘年宗社淪陷自古廢嫡立庶覆
族傾宗者多矣考其亂亡之禍未若有隋之酷詩云
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後之有國有家者可不深戒
哉元德謹重有君人之量降年不永哀哉齊王敏慧
可稱志不及遠頗懷驕僭故帝踈而忌之內無父子
之親貌展君臣之敬身非積善國有餘殃至今趙及
燕越皆不得死悲夫

梁士彥元諧虞慶則元胃達奚長儒賀婁于幹

史萬歲劉方杜彥周搖獨孤楷乞伏慧張威和

洪陰壽楊義臣傳

論曰梁士彥遭雲雷之會以勇略成名遂貪天之功
以爲己力報者倦矣施者未厭將生厲階求逞其欲
及茲顛墜自取之也元諧虞慶則元胃或契闊艱危
或綢繆恩舊將安將樂漸見遺忘內懷怏怏矜伐不
已雖時主之刻薄亦言語以速禍乎然隋文佐命元
功鮮有終其天命配享清廟寂爾無聞斯蓋草創帝
圖事出權道本異同心故久而愈薄其牽牛蹊田雖

則有罪奪之非道能無怨乎皆深文巧詆致之刑辟
帝沈猜之心固已甚矣求其餘慶不亦難哉長儒以
步卒二千抗十萬之衆師殲矢盡勇氣彌厲壯矣哉
子幹西涉青海北臨玄塞胡夷懾憚亦有可稱萬歲
寔懷智勇善撫士卒人皆樂死師不疲勞北却匈奴
南平夷獠兵鋒所指威警絕域論功仗氣犯忤貴臣
偏聽生姦死非其罪人皆痛惜有李廣之風焉劉方
號令無私臨軍嚴肅克翦林邑遂清南海徼外百蠻
無思不服杜彥東夏南服屢有戰功作鎮朔垂胡塵
不起周搖以質直見知獨狐楷以恤人流譽威蹈履
之地可以追蹤古人乞伏慧能以國讓亦云美矣而
慧以供帳不厚至於放黜君方逞欲罰亦深哉陰壽
遭天所廢舍命無改雖異先覺頗同後凋義臣時屬
擾攘功成三捷而以功見忌得沒亦爲幸也

劉昉柳裘皇甫績郭衍張衡楊汪裴蘊袁充李

雄傳

論曰隋文肇基王業劉昉實啓其謀于時當軸執鈞
物無異論不能忘身急病以義斷恩方乃慮難求全
偷安懷祿其在周也靡忠貞之節其奉隋也愧竭命
之誠非義掩其前功蓄怨興其後釁而望不陷刑辟

保貴全生難矣柳裘皇甫績因人成事好亂樂禍大
運光啓並參樞要斯固在人欲其悅已在我欲其罵
人理自然也晏嬰有言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
可以事一君於昉等見之矣郭衍文皇締構之始當
爪牙之寄煬帝經綸之際參心脅之謀而如脂如韋
以水濟水君所謂可亦曰可焉君所謂不亦曰不焉
功雖居多名不見重然則立身行道可不慎歟語曰
無爲權首將受其咎又曰無始禍無兆亂夫忠爲令
德施非其人尚或不可况託足邪徑又不得其人者
歟張衡奪宗之計實兆其謀夫動不以順能無及於

此也揚汪以學業自許其終不令惜乎裴蘊素懷姦
險巧於附會作威作福唯利是視滅亡之禍其可免
乎表充少在江東初以警悟見許委質隋氏更以玄
象自矜要求時幸干進附入變動星占謬增畧景厚
誣天道亂常侮衆刑茲勿捨其在斯乎李雄斯言爲
玷取譏夷翟以亂從亂何救誅夷

趙嬰趙芬王韶元巖宇文弼伊婁謙李圓通郭
榮龐晃李安楊尚希張嬰蘇孝慈元壽傳

論曰二趙明習故事當世咸推及居端右無聞殊績
故知人之分器各有量限大小云異不可相踰晉蜀

二王帝之愛子擅以權寵莫拘憲法王詔元巖任當
彼相並見嚴憚莫敢爲非謗誇之風有足稱矣宇文
弼寓量宏遠聲望攸歸斯言不密以致傾頌惜矣伊
婁謙志識弘深不念舊惡請赦高遵之罪有君子風
焉李圓通郭榮龐晃等或陳力經綸之際或自結龍
潛之始其所以高位厚秩隆恩殊寵豈徒然哉李安
雖則滅親而於義亦已踈矣楊尚希譽望隆重張斐
蘇孝慈咸稱貞幹並擢自開皇之初蓋當時之選也
元壽之彈行本有意存夫名教然其計功稱伐蓋不
足云端揆之贈則爲優矣

段文振來護兒樊子蓋周羅暎周法尚劉權衛

玄李景薛世雄傳

論曰段文振有周之日早以武毅見知隋氏之初又
以幹力受委任兼文武稱爲諒直其高位厚秩非虛
致也來護幼懷倜儻猛槩抑揚晚致勤王驅馳畢力
樓船制勝掃勅敵如拾遺闕鄉討亂翦兇魁如摧朽
位班上將顯居大國道消遘難忠至不渝惜矣子蓋
雅有幹局質性方嚴見義而勇臨機能斷保全邦邑
勤亦懋哉羅暎忠亮之性所在稱重送往之節義感
人臣死而有知乃結草之義法尚征伐四夷亦足嘉

馬文昇東都解圍頗亦宣力西京居守政以賄成鄙
哉鄙哉夫何足數劉權淮楚舊族雄名早著時逢擾
攘任等尉他遂能拒子邪言足驗誠臣之節李薛並
以驍武之用當于有事之秋致茲富貴可謂自取時
迺遭躋良有命乎

裴政李諤鮑宏高構榮毗陸知命梁毗柳彧趙
綽杜整傳

論曰大厦云構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
長短殊用大小異宜榕桷棟梁莫可棄也裴政李諤
鮑宏高構榮毗陸知命等或文能道義或才足幹時
識用顯於當年故事留於臺閣參之有隋多士取其
開物成務皆廊廟之榱桷亦北辰之衆星也趙綽居
大理囹圄無冤柳彧之處憲臺姦邪自肅然不畏強
禦梁毗得之矣邦之司直柳彧近之矣杜整以聲績
著美其有以取之乎

張定和張翕麥鐵杖權武王仁恭吐萬緒董純
魚俱羅王辯陳稜趙才傳

論曰虎嘯風生龍騰雲起英賢奮發亦各因時張定
和張翕麥鐵杖皆一時壯士而困於貧賤當其鬱抑
未遇亦安知有鴻鵠志哉終能振拔汗泥申其力用

符馬革之願快生平之心得丈夫之節矣孟才錢傑
沈光等感懷恩舊臨難亡身雖功無所成其志有可
稱矣權武素無行檢不拘刑憲終取黜辱不亦宜哉
仁恭武毅見知文以取達初在汲郡清能可紀後居
馬邑貪恡而亡鮮克有終斯言乃驗吐萬緒董純以
萑蒲不翦遽嬰罪戮大業之季盜可盡乎俱羅欲加
之罪非其咎釁王辯殞身勅敵志在勤王陳稜縞素
發喪哀感行路義之所動固已深乎趙才雖人而無
儀志在強直拒世基之諂可謂不苟同矣

宇文述王世充段達傳

論曰宇文述便辟足恭柔顏取悅君所謂可亦曰可
焉君所謂不亦曰不焉無所是非不能輕重默默苟
容偷安高位甘素餐之責受彼已之譏此固君子所
不爲亦丘明之深耻化及以此下才負恩累葉時逢
崩拆不能竭命乃因利乘便先圖干紀率群不逞職
爲亂皆拔本塞源裂冠毀冕釁深指鹿事切食踏天
地所不容人神所同憤矣世充斗筭小器遭逢時幸
與蒙獎擢禮越舊臣而躬爲戎首親行鳩毒竟而虵
豕醜類繼踵誅夷梟獍兇魁相尋菹戮垂炯戒於來
葉快忠義於當年爲人臣者可無殷鑒哉

外戚傳

魏道武初賀訥有部衆之業翼成皇祚其餘或以勞勤或緣恩澤齊氏后妃之族多自保全胡長仁以譖訴貽禍斛律光以地勢被戮俱非女謁盛衰之所致也婁昭自以佐命之功崇其名器且霸業權輿時方同德陵暴之釁因茲而起其靖德昭訓二門並良家遺孽守死無暇固不足涉言又子非繼世權難妄假昭信非惟素門履道訖構廢辱威望之地自致無由有周御歷后門初無與政既而未跡竊權竟移鼎璽斯乃西漢覆車之轍魏文所以深誠隋文潛躍之初

慮后便相推轂煬帝大橫方兆蕭妃密勿經綸是以恩禮綢繆始終不易然外內親戚莫預朝權昆弟在位亦無殊寵至於居擅玉堂家稱金穴暉光戚里熏灼四方將三司以北儀命五侯而同拜者終始一代寂無聞焉考之前王可謂矯其弊矣故雖時經擾攘無有陷於不義市朝遷貿而皆得以保全比夫憑藉寵私階緣恩澤乘其非據旋就顛隕者豈可同日而言哉此所謂愛之以禮者也案外戚魏書有賀訥劉羅辰姚黃眉杜超賀迷閻毗馮熙李峻李惠高肇于勁胡國珍李延實齊書有趙猛婁叡尔朱文暢鄭仲

禮李祖昇元蠻胡長仁周書不立此篇隋書有獨孤
羅蕭歸今以劉羅辰李峻于勁李延實婁叡介朱文
暢鄭仲禮李祖昇元蠻獨孤羅蕭歸命附其家傳其
餘並入此篇又檢楊騰乙弗繪附之魏末以備外戚
傳云

隋文帝外家呂氏傳

論曰三五哲王防深慮遠舅甥之國罕執鈞衡母后
之家無聞傾敗爰及漢晉顛覆繼軌皆由乎進不以
禮故其斃亦速自魏至隋時移四代得失之迹斯文
可睹苟不傾宗終致二國周隋之際可爲鑒焉若使
開皇創業不取懲於已往獨孤權侷呂霍必敗於仁
壽之前蕭氏勢均梁竇豈全於大業之後今或不隕
舊基或更隆先構豈非處之以道遠權之所致乎

儒林傳

論曰古語云容體不足觀勇力不足恃族姓不足道
先祖不足稱然而顯聞四方流聲後胤者其惟學乎
信哉斯言也梁越之徒篤志不倦自求諸已遂能聞
道下風稱珍席上或聚徒千百或服冕乘軒咸稽古
之力也然遠惟漢魏碩學多清通逮乎近古巨儒多
鄙俗文武不墜弘之在人豈獨愚蔽於當今而皆明

哲於往昔在乎用與不用知與不知耳然曩之弼諧庶績必舉德於鴻儒近代左右邦家咸取士於刀筆縱有學優入室勤踰刺股名高海內擢第甲科若命偶時來未有望於青紫或數將運舛必見棄於草澤然則古之學者祿在其中今之學者困於貧賤明達之人志識之士安肯滯於所習以求貧賤者哉此所以儒罕通人學多鄙俗者也至若劉焯德冠搢紳數窮天象既精且博洞究幽微鉤深致遠源流不測數百年來斯一人而已劉炫學實通儒才堪成務九流七略無不該覽雖探賾索隱不逮於焯裁成義說文雅過之並時不我與餒棄溝壑斯乃子夏所謂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天之所與者聰明所不與者貴仕上聖且猶不免焯炫其如命何孝籍徒離騷其文尚何救也

文苑傳

夫人有六情稟丑常之秀情感六氣順四時之序蓋文之所起情發於中而自漢魏以來迄乎晉宋其體屢變前哲論之詳矣暨永明天監之際太和天保之間洛陽江左文雅尤盛彼此好尚互有異同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

理勝其詞清綺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於時用文華者宜於詠歌此其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若能擬彼清音簡茲累句各去所短合其兩長則文質彬彬盡美盡善矣梁自大同之後雅道淪缺漸乖典則爭馳新巧簡文湘東啓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楊鏹其意淺而繁其文匿而彩詞尚輕險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聽蓋亦亡國之音也隋文初統萬機每念斷彫爲樸發號施令咸去浮華然時俗詞藻猶多淫麗故憲臺執法屢飛霜簡煬帝初習藝文有非輕側暨乎卽位一變其體與越公書建東都詔冬至受朝詩及

擬飲馮長城窟並存雅體歸於典制雖意在驕淫而詞無浮蕩故當時綴文之士遂得依而取正焉所謂能言者未必能行蓋亦君子不以人廢言也爰自東帝歸秦逮乎青蓋入洛四隩咸臯九州攸同江漢英靈燕趙竒俊並該天網之中俱爲大國之寶言刈其楚片善無遺潤水圓流不能十數才之難也不其然乎時之文人見稱當世者則齊人范陽盧思道安平李德林河東薛道衡趙郡李元操鉅鹿魏澹陳人會稽虞世基河東柳詵高陽許善心等或鷹揚河朔或獨步漢南俱騁龍光並驅雲路矣魏書序袁躍裴敬

憲廬觀封肅邢臧裴伯茂邢昕温子昇爲文苑傳今
唯取子昇其餘並各附其家傳齊書叙祖鴻勳李廣
樊遜劉逖荀士遜顏之推爲文苑傳今唯取祖李樊
荀其餘亦各附其家傳周書不立此傳今取王褒庾
信列於此篇顏之推竟從齊入周故列在王庾之下
顏之儀旣之推之弟故列在之推之末隋書序劉臻
崔儵王頰諸葛穎王貞孫萬壽虞綽王胄庾自直潘
徽爲文學傳今檢崔儵王頰孫萬壽各從其家傳其
餘編之此篇并取虞世基許善心柳詵明克讓冠之
於此以備文苑傳云

文苑傳二

論曰古人之所貴名不朽者蓋重言之尚存王褒庾
信顏之推虞世基柳詵許善心明克讓劉臻王貞虞
綽王胄等並極南土譽望又加之以才名其爲貴顯
固其宜也自餘或位下人微居常亦何能自達及其
靈虵可握天網俱頓並編緗素咸貫辭林雖其位可
下其身可殺千載之外貴賤一焉非此道也孰云能
致凡百士子可不務乎

孝行傳

案魏書列趙琰長孫慮乞伏保孫益德董洛生楊引

閻元明吳悉達王續生李顯達倉跋張昇王崇郭文
恭爲孝感傳周書列李裳柳檜杜叔毗荆可秦族皇
甫遐張元爲孝義傳隋書列陸彥師田德懋薛濟王
頌田翼楊慶郭世俊紐因劉仕儁郎方貴翟普林李
德饒華秋徐孝肅爲孝義傳今趙琰李棠柳檜杜叔
毗陸彥師李德饒入別傳及其家傳其餘並從此編
緝以備孝行傳云

孝行傳二

論曰塞天地而橫四海者唯孝而已矣然則孝始愛
敬之方終極哀思之道厥亦多緒其心一焉若上智
禀自然之質中庸有企及之義及其成名其美一也
長孫慮等或出公卿之緒藉禮教之資或出茆簷之
下非獎勸所得並因心乘理不踰禮教感通所致貫
之神明乃有負土成墳致毀滅性雖垂先王之典制
亦觀過而知仁矣

節義傳

自魏訖隋年餘二百若廼歲寒見松柏疾風知勁草
千載之後懍懍猶生豈獨聞彼伯夷懦夫立志亦冀
將來君子有所庶幾魏書序于什門段進石文德汲
固王玄威婁提劉渴侯朱長生馬八龍文門愛晁清

劉侯仁石祖興邵洪哲王榮世胡小彪孫道登李几
張安祖王閻以爲節義傳今又檢得毗琰沓龍超乙
速孤佛保及周書孝節傳李棠柱叔毗附之又案齊
書不立此篇而隋書序劉弘皇誕游元馮慈明張須
陁楊善會獨孤盛元文都盧楚劉子翊堯君素爲誠
節傳今馮慈明獨孤盛元文都各附其家傳其餘並
附此篇又檢取隋書孝義傳郎方貴郭世雋亦附之
以備節義傳云

節義傳二

論曰千什門等或臨危不撓視死如歸或赴險如夷
唯義有所在其大則光國隆家其小則損己利物故
其盛烈所著與河海而爭流峻節所標共竹柏而俱
茂並蹈履之所致身沒名立豈徒然也

循吏傳

先王疆理天下司牧黎元刑法以禁其姦禮教以防
其欲雖爲政以德理寔殊塗百慮一致在斯而已書
云知人則哲又云無曠庶官言非其人爲空官也獻
哲之后必致清明之臣昏亂之朝多有貪殘之吏嗜
欲所召影響從之故五帝三王不易人而化皆在所
由化之而已蓋有無能之吏無不可御之人焉自罷

候置守歷年永久統以方牧仍世相循所以寬猛爲用庇人調俗但廉平常迹聲有難高適時應務招響必速是故搏擊爲侯起不旋踵懦弱貽咎錄用無時此則已然於前世矣後之爲吏與世沈浮叔季澆漓姦巧多緒居官莅職道各不同故徃籍述其賢能以彰懲勸之道案魏立良吏傳有張恂鹿生張膺宋世景踞邕闔慶胤明亮杜纂裴他竇瑗羊敦蘇淑齊立循吏傳有張華原宋世良郎基孟業崔伯謙蘇瓊房豹路去病周書不立此篇隋循吏傳有梁彥光樊叔略趙軌房恭懿公孫景茂辛公義柳儉劉曠王伽魏德深其張恂鹿生宋世景裴他羊敦宋世良郎基崔伯謙房豹趙軌房恭懿各附其家傳其餘皆依時代編緝以備循吏篇云

循吏傳二

論曰爲政之道寬猛相濟猶寒暑迭代俱成歲功者也然存夫簡乂必藉寬平大則致鼓腹之歡小則有息肩之惠故詩曰雖無德與汝式歌且舞張膺等皆有寬仁之心至誠待物化行所屬愛結人心故得所去見思所居而化詩所謂愷悌君子人之父母豈徒然哉

酷吏傳

夫爲國之體有四焉一曰仁義二曰禮制三曰法令四曰刑罰仁義禮制教之本也法令刑罰教之末也無本不立無末不成然教化遠而刑罰近可以助化而不可以專行可以立威而不可以繁用老子曰其政察察其人缺缺又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然則令之煩苛吏之嚴酷不可致化百世可知考覽前載有時而用之矣昔秦任獄吏赭衣滿道漢革其風矯枉過正禁網踈闊遂漏吞舟故大姦巨猾犯義悖禮郅都寤成之倫猛氣奮發摧拉凶邪一切以救時弊雖

乖教義或有所取焉于洛侯之徒前書編之酷吏或因餘緒或以微功遭遇時來忝竊高位肆其褊性多行無禮君子小人咸罹其毒凡所莅職莫不慄然居其下者視之如蛇虺過其境者逃之如寇讎與人之恩心非好善加人之罪事非疾惡其所笞辱多在無辜察其所爲豺狼之不若也其禁姦除猾殆與郅寤之倫異乎君子賤之故編於酷吏魏有于洛侯胡泥李洪之高遵張赦提羊祉崔暹酈道元谷楷齊有邸珍宋游道盧裴畢義雲周書不立此篇隋書有庫狄士文田式燕榮趙仲卿崔弘度元弘嗣王文同今檢

高遵羊祉酈道元谷楷宋游道盧斐畢義雲庫狄士
文趙仲卿崔弘度各從其家傳其餘並列於此云

酷吏傳二

論曰士之立名其途不一或以循良進或以嚴酷顯
故寬猛相資德刑互設然不嚴而化君子所先于洛
侯等爲惡不同同歸於酷肆其毒螫多行殘忍賤人
肌膚同諸木石輕人性命甚於芻狗長惡不悛鮮有
不及故或身嬰罪戮或憂患俱殞異術皆斃各其宜
焉凡百君子以爲有天道矣

隱逸傳

論曰古之所謂隱逸者非伏其身而不見也非閉其
言而不出也非藏其智而不發也蓋以恬淡爲心不
皦不昧安時處順與物無私者也睦夸忘懷纓冕畢
志丘園或隱不違親貞不絕俗或不教而勸虛往實
歸非有自然純德其孰能至此然文詡見傷無愠徐
則志在沈冥不可親疏莫能貴賤皆可謂抱樸之士
矣崔廓感於屈辱遂以肥遁見稱祖濬文籍之美足
以克隆堂構父子雖動靜殊方其於成名一也美哉

藝術傳

夫陰陽所以正時日順氣序者也卜筮所以決嫌疑

定猶豫者也醫巫所以禦祲邪養性命者也音律所以和人神節哀樂者也相術所以辯貴賤明分理者也技巧所以利器用濟艱難者也此皆聖人無心因人設教救恤災患禁止淫邪自三五哲王其所由來久矣昔之言陰陽者則有箕子裨竈梓慎子韋曉音律者則師曠師摯伯牙杜夔叙卜筮則史扁史蘇嚴君平司馬季主論相術則內史叔服姑布子卿唐舉許負語醫巫則文摯扁鵲季咸華佗其巧思則奚仲墨翟張平士馬德衡凡此諸君莫不探靈入妙理洞精微或弘道以濟時或隱身以利物深不可測固無

得而稱矣近古涉乎斯術者鮮有存夫貞一多肆其淫僻厚誣天道或變亂陰陽曲成君欲或假託神怪熒惑人心遂令時俗祇訛不獲返其真性身罹災毒莫得壽終而死藝成而下意在慈乎歷觀經史百家之言無不存夫藝術或叙其玄妙或記其迂誕非徒用廣異聞將以明乎勸戒是以後來作者咸相祖述自魏至隋年移四代至於遊心藝術亦爲多矣在魏則叙晁崇張深殷紹王早耿玄劉靈助江式周澹李脩徐謩王顯崔彧蔣少遊以爲術藝傳在齊則有由吾道榮王春信都芳宋景業許遵吳遵世趙輔和皇

甫王解法選魏寧綦母懷文張子信馬嗣明爲方伎
傳在周則有冀雋蔣昇姚僧垣黎景熙趙文深褚該
強練以爲藝術傳在隋則有庾季才盧太翼耿詢韋
鼎來和蕭吉張胄玄許智藏萬寶常爲藝術傳今檢
江式崔彘冀雋黎景熙趙文深各編別傳又檢得沙
門靈遠李順興檀特師顏惡頭并以陸法和徐之才
何稠附此篇以備術藝傳前代著述皆混而書之但
道苟不同則其流異今各因其事以類區分先載天
文數術次載醫方伎巧云

列女傳

蓋婦人之德雖在於溫柔立節垂名咸資於貞烈溫
柔仁之本也貞烈義之資也非溫柔無以成其仁非
貞烈無以顯其義是以詩書所記風俗所存圖象丹
青流聲竹素莫不守約以居正殺身以成仁者也若
文伯王陵之母白公杞殖之妻魯之義姑梁之高行
衛君靈王之妾夏侯文寧之女或抱信以會真或蹈
忠而踐義不以存亡易心不以盛衰改節其佳名彰
於旣沒徽音傳於不朽不亦休乎或有王公大人之
妃偶肆情於淫僻之俗雖衣文衣食珍膳坐金屋乘
玉輦不入彤管之書不霑青史之筆將草木以俱落

與麋鹿而同死者可勝道哉永言載思寔庶姬之耻也魏隋二書並有列女傳齊周並無此篇今又得武功孫道温妻趙氏河北孫神妻陳氏附魏隋二傳以備列女篇云

恩倖傳

夫令色巧言矯情飾貌邀眄睐之利射咳唾之私乃苟進之常道也况乃親由褻狎恩生趨走便僻俯仰當寵擅權斯乃夏桀殷紂所以喪兩代石顯張讓所以翦二京馬魏世王叡幸於太和之初鄭儼寵於孝昌之季宗愛之弑帝害王劉騰之廢后戮相此蓋其

甚者爾其間盜官賣爵汙辱宮闈者多矣亦何可而舉哉斯乃王者所宜深誠而齊末又有甚焉乃自書契以降未之有也若乃心利錐刀居台鼎之任智昏菽麥當機衡之重亦有西域醜胡龜茲雜伎封王開府接武比肩非直獨守幸臣且役多于朝政賜予之費帑藏以虛杼袖之資剝掠將盡齊運短促固其宜哉神武文襄情存庶政文武任寄多貞幹之臣唯郭秀小人有累明德天保五年之後雖罔念作狂所幸有通州刺史梁伯和陸鞞兒之徒唯左右驅馳內外褻狎其朝廷之事一不與聞故不入此傳大寧之後

姦佞浸繁盛業鴻基以之顛覆生靈厄夫左袵非不幸也魏書有恩幸傳及閹宦傳齊書有佞幸傳今用此次以爲恩幸篇云舊書鄭儼在恩幸中今從例附其家傳其餘並編於此其宦者之徒尤是亡齊之一物醜聲穢跡千端萬緒其事闕而不書乃略存姓名附之此傳之末其帝家諸奴及胡人樂工叨竊貴幸者亦附出焉

僭僞附庸傳二

論曰自金行運否中原喪亂元氏唯天所命方一函夏鐵弗徒何之輩雖非行錄所歸觀其透爲割據亦

一時之傑然而卒至夷滅可謂魏之驅除梁主任術好謀愛賢養士蓋有英雄之志霸王之略焉及淮海版蕩骨肉猜貳擁衆自固稱藩內款終能據有全楚中興顏運雖土宇殊於舊邦而位號同於曩日貽厥自遠享國雖短可不謂賢哉嗣子纂業增修遺構賞罰得衷舉厝有方密邇寇讎則威略具舉朝宗上國則聲猷遠振豈非繼世之令主乎琮大去其邦因而不反遂爲外戚不事自持蓋亦守滿之道也

四夷傳

蓋天地之所覆載至大日月之所照臨至廣萬物之

內生靈寡而禽獸多兩儀之間中土局而殊俗曠人
寓形天地稟氣陰陽愚智本於自然剛柔繫於水土
故霜露所會風氣所通九川爲紀五岳作鎮此之謂
諸夏生其地者則仁義所出昧谷嶠夷孤竹北戶限
以丹徼紫塞隔以滄海交河此之謂荒裔感其氣者
則凶德行稟若夫九夷八狄種落繁熾七戎六蠻充
物邊鄙雖風土殊俗嗜慾不同至於貪而無厭狠而
好亂強則旅拒弱則稽服其揆一也秦皇鞭笞天下
黷武於遐方漢武士馬強盛肆志於遠略匈奴已却
其國乃虛天馬旣來其人亦困是知鴈海龍堆天所

以紀夷夏也炎方朔漠地所以限內外也况乎時非
秦漢志甚羸劉逆天道以求其功殫人力而從所欲
顛墜之釁固不旋踵是以先王設教內諸夏而外夷
狄往哲垂範美樹德而鄙廣地雖禹迹之東漸西被
不過海及流沙王制之自北徂南裁猶穴居交趾豈
非道貫三古義高百代者乎自魏至隋市朝屢革其
四夷朝享亦各因時今各編次備四夷傳云

四夷傳七

論曰四夷之爲中國患也久矣北狄尤甚焉種落寔
繁迭雄邊塞年代遐邇非一時也五帝之世則有獯

鬻馬其在三代則獫狁焉逮乎兩漢則匈奴焉當塗
典午則烏丸鮮卑焉後魏及周則蠕蠕突厥此其首
豪相繼互爲君長者也皆以畜牧爲業侵抄爲資倏
來忽往雲飛鳥集智謀之士議和親於廟堂之上折
衝之臣論奮擊於塞垣之下然事無恒規權無定勢
親疎因其疆弱服叛在其盛衰衰則款塞頓顙盛則
率兵寇掠屈伸異能疆弱相反正朔所不及冠帶所
不加唯利是視不顧盟誓至於莫相救護驕黠憑陵
和親結約之謀行師用兵之前史論之備矣故不
詳而究焉及蠕蠕衰微突厥始大至於木杆遂雄朔

野東極舊境西盡烏孫之地彎弓數十萬別處於代
陰南向以臨周齊二國莫之能抗爭請盟好求結和
親乃日與周合從終亡齊國隋文遷鼎厥徒孔熾負
其衆力將蹈秦郊內自相圖遂以乖亂達頭可汗遠
遁啓人願保塞下於是推亡固存返其舊地助討餘
燼部衆遂疆卒於仁壽不侵不叛暨乎始畢未虧臣
禮煬帝撫之非道始有鴈門之圍俄屬群盜並興於
此浸以雄盛豪傑雖建名號莫不請好息人於是分
置官司總統中國子女玉帛相繼於道使者之車往
來結轍自古蕃夷驕僭未有若斯之甚也及聖哲應

期掃除氛祲暗於時變猶懷抵拒率其群醜屢隳亭
鄣殘敗我雲代搖蕩我太原肆掠於涇陽飲馬於渭
汭太宗文皇帝竒謀內運神機密動遂使百世不羈
之虜一舉而滅瀚海龍庭之地盡爲九州幽都窮髮
之鄉隸於編戶寔帝皇所不及書契所未聞由此言
之雖天道有盛衰亦人事之工拙也加以爲而弗特
有而弗居類天地之含容同陰陽之化育斯乃大道
之行也固無得而稱焉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二十二終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二十三

隋書

唐 特 進 曲 城 魏 徵 譔

皇明贈中書舍人廬陵文學彭以明輯 男惟成校

本紀

高祖

史臣曰高祖龍德在田竒表見異晦明藏用故知我
者希始以外戚之尊受託孤之任與能之議未爲當
時所許是以周室舊臣咸懷憤惋旣而王謙固三蜀
之阻不踰朞月尉廻舉全齊之衆一戰而亡斯乃非
止人謀抑亦天之所贊也乘茲機運遂遷周鼎于時

蠻夷猾夏荆揚未一劬勞日昊經營四方樓船南邁
則金陵失險驃騎北指則單于款塞職方所載並入
疆理禹貢所圖咸受正朔雖晉武之克平吳會漢宣
之推亡固存比義論功不能尚也七德旣敷九歌已
洽要荒咸暨尉候無警於是躬節儉平徭賦倉廩實
法令行君子咸樂其生小人各安其業強無陵弱衆
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歡娛二十年間天下無事區
宇之內晏如也考之前王足以參蹤盛烈但素無術
學不能盡下無寬仁之度有刻薄之資暨乎暮年此
風逾扇又雅好符瑞暗於大道建彼維城權侔京室
皆同帝制靡所適從聽哲婦之言惑邪臣之說溺寵
廢嫡託付失所滅父子之道開昆弟之隙縱其尋斧
剪伐本枝墳土未乾子孫繼踵屠戮松檟纒列天下
已非隋有惜哉迹其衰息之源稽其亂亡之兆起自
高祖成於煬帝所由來遠矣非一朝一夕其不祀忽
諸未爲不幸也

煬帝

史臣曰煬帝爰在弱齡早有令聞南平吳會北却匈
奴昆弟之中獨著聲績於是矯情飾貌肆厥姦回故
得獻后鍾心文皇革慮天方肇亂遂登儲兩踐峻極

之崇基承丕顯之休命地廣三代威振八紘單于頓
顙越裳重譯赤仄之泉流溢于都內紅腐之粟委積
於塞下負其富強之資思逞無厭之欲狹殷周之制
度尚秦漢之規摹恃才矜已傲狠明德內懷險躁外
示凝簡盛冠服以飾其姦除諫官以掩其過淫荒無
度法令滋章教絕四維刑參五虐鋤誅骨肉屠勦忠
良受賞者莫見其功爲戮者不知其罪驕怒之兵屢
動土木之功不息頻出朔方三駕遼左旌旗萬里徵
稅百端猾吏侵漁人不堪命乃急令暴條以擾之嚴
刑峻法以臨之甲兵威武以董之自是海內騷然無
聊生矣俄而玄感肇黎陽之亂匈奴有鴈門之圍天
子方棄中土遠之楊越姦宄乘釁強弱相陵關梁閉
而不通皇輿往而不反加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流
離道路轉死溝壑十八九焉於是相聚藿蒲蝟毛而
起大則跨州連郡稱帝稱王小則千百爲羣攻城剽
邑流血成川澤死人如亂麻炊者不及析骸食者不
遑易子茫茫九土並爲麋鹿之塲悽悽黔黎俱充蛇
豕之餌四方萬里簡書相續猶謂鼠竊狗盜不足爲
虞上下相蒙莫肯念亂振蜉蝣之羽窮長夜之樂土
崩魚爛貫盈惡稔普天之下莫匪仇讎左右之人皆

爲敵國終然不悟同彼望夷遂以萬乘之尊死於一夫之手億兆靡感恩之士九牧無勤王之師子弟同就誅夷骸骨棄而莫掩社稷顛隕本枝殄絕自肇有書契以迄于茲宇宙崩離生靈塗炭喪身滅國未有若斯之甚也書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追傳曰吉凶由人祆不妄作又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觀隋室之存亡斯言信而有徵矣

恭帝

史臣曰恭帝年在幼冲遭家多難一人失德四海土崩羣盜蜂起豺狼塞路南巢遂往流彘不歸旣鍾百六之期躬踐數終之運謳歌有屬笙鍾變響雖欲不遵堯舜之迹其庸可得乎

禮儀志

唐虞之時祭天之屬爲天禮祭地之屬爲地禮祭宗廟之屬爲人禮故書云命伯夷典朕三禮所以彌綸天地經緯陰陽辨幽賾而洞幾深通百神而節萬事殷因於夏有所損益旁垂祇訓以勸生靈商辛無道雅章湮滅周公救亂弘制斯文以吉禮敬鬼神以凶禮哀邦國以賓禮親賓客以軍禮誅不虔以嘉禮合姻好謂之五禮故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未有入室

而不由戶者也成康由之而刑厝不用自犬戎弑后
遷周削弱禮失樂微風凋俗散仲尼預蜡賓而歎曰
丘有志焉禹湯文武成王周公未有不謹於禮者也
於是緝禮興樂欲救時弊君棄不顧道鬱不行故敗
國喪家亡人必先廢其禮昭公娶孟子而諱姓楊侯
竊女色而傷人故曰婚姻之禮廢則淫僻之罪多矣
羣飲而逸不知其郵鄉飲酒之禮廢則爭鬪之獄繁
矣魯侯逆五廟之祀漢帝罷三年之制喪祭之禮廢
則骨肉之恩薄矣諸侯下堂於天子五伯召君於河
陽朝聘之禮廢則侵陵之漸起矣秦氏以戰勝之威

并吞九國盡收其儀禮歸之咸陽唯採其尊君抑臣
以爲時用至於退讓起於趨步忠孝成於動止華葉
靡舉鴻纖並擯甚芻狗之棄路若章甫之遊越儒林
道盡詩書爲煙漢高祖旣平秦亂初誅項羽放賞元
勲未遑朝制羣臣飲酒爭功或拔劍擊柱高祖患之
叔孫通言曰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於是請起朝
儀而許焉猶曰度吾能行者爲之微習禮容皆知順
軌若祖述文武憲章洙泗則良由不暇自畏之也武
帝興典制而愛方術至於鬼神之祭流宕不歸世祖
中興明皇纂位祀明堂襲冠冕登靈臺望雲物得其

時制百姓悅之而朝廷憲章其來已舊或得之於升平之運或失之於凶荒之年而世載遐邇風流訛舛必有人情將移禮意殷周所以異軌秦漢於焉改轍至於增輝風俗廣樹隄防非禮威嚴亦何以尚譬山祗之有嵩岱海若之有滄溟飾以消塵不貽伊敗而高堂生於所傳士禮亦謂之儀弘暢人情粉飾行事洎西京以降用相裁准咸稱當世之美自有周旋之節黃初之詳定朝儀太始之削除乖謬則宋書言之備矣梁武始命羣儒裁成大典吉禮則明山賓凶禮則嚴植之軍禮則陸璉賓禮則賀瑒嘉禮則司馬褫帝又命沈約周捨徐勉何佟之等咸在參詳陳武克平建業多准梁舊仍詔尚書左丞江德藻負外散騎常侍沈洙博士沈文阿中書舍人劉師知等或因行事隨時取捨後齊則左僕射陽休之度支尚書元脩伯鴻臚卿王晞國子博士熊安生在周則蘇綽盧辨宇文弼並習於儀禮者也平章國典以爲時用高祖命牛弘辛彦之等採梁及北齊儀注以爲五禮云

音樂志

夫音本乎太始而生於人心隨物感動播於形氣形氣既著協於律呂宮商克諧名之爲樂樂者樂也聖

人因百姓樂已之德正之以六律文之以五聲詠之以九歌舞之以八佾實升平之冠帶王化之源本記曰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夫人者兩儀之播氣而性情之所起也恣其流洄往而不歸是以五帝作樂三王制禮標舉人倫削平淫放其用之也動天地感鬼神格祖考諸邦國樹風成化象德昭功啟萬物之情通天下之志若夫升降有則宮商垂範禮踰其制則尊卑乖樂失其序則親疎亂禮定其象樂平其心外敬內和合情節貌猶陰陽以成化若日月以爲明也記曰大夫無故不撤懸士無故不撤琴瑟聖人造樂

導迎和氣惡情屏退善心興起伊耆有葦籥之書狀

義有網罟之誅葛天八闋神農五弦事與功偕其來

已尚黃帝樂曰咸池帝嚳曰六英帝顓頊曰五莖帝

堯曰大章帝舜曰簫韶禹曰大夏殷湯曰護武王曰

武周公曰勺教之以風賦弘之以孝友大禮與天地

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禮意風猷樂情膏潤傳曰如

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成康化致升平刑厝而不用也

古者天子聽政公卿獻詩秦人有作罕聞斯道漢高

祖時叔孫通爰定篇章用祀宗廟唐山夫人能楚聲

又造房中之樂武帝裁音律之響定郊丘之祭頗雜

謳謠非全雅什漢明帝時樂有四品一曰大予樂郊廟上陵之所用焉則易所謂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者也二曰雅頌樂辟雍饗射之所用焉則孝經所謂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者也三曰黃門鼓吹樂天子宴羣臣之所用焉則詩所謂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者也其四曰短簫饒歌樂軍中之所用焉黃帝時歧伯所造以建武揚德風敵勵兵則周官所謂王師大捷則令凱歌者也又採百官詩頌以爲登歌十月吉辰始用蒸祭董卓之亂正聲咸蕩漢雅樂郎杜夔能曉樂事八音七始靡不兼該魏武平荊州

得夔使其刊定雅律魏有先代古樂自夔始也自此迄晉用相因循永嘉之寇盡淪胡羯於是樂人南奔穆皇羅鍾磬符堅北敗孝武獲登歌晉氏不綱魏圖將霸道武克中山太武平統萬或得其宮懸或收其古樂于時經營是迫雅器斯寢孝文頗爲詩歌以勗在位謠俗流傳布諸音律大臣馳騁漢魏旁羅宋齊功成奮豫代有制作莫不各揚廟舞自造郊歌宣暢功德輝光當世而移風易俗浸以陵夷梁武帝本自諸生博通前載未及下車意先風雅爰詔凡百各陳所聞帝又自糾擿前違裁成一代周太祖發跡關隴

躬安戎狄羣臣請功成之樂式遵周舊依一材而命
管承六典而揮文而下武之聲豈姬人之唱登歌之
奏叶鮮卑之音情動於中亦人心不能已也昔仲尼
返魯風雅斯正所謂有其藝而無其時高祖受命惟
新八州同貫制氏全出於胡人迎神猶帶於邊曲及
顏何驟請頗涉雅音而繼想聞韶去之彌遠若夫二
南斯理八風揚節順序旁通妖淫屏棄宮徵流唱翺
翔率舞弘仁義之道安性命之真君子益厚小人無
悔非大樂之懿其孰能與於此者哉是以舜詠南風
而虞帝昌紉歌北鄙而殷王滅大樂不紊則王政在
焉故錄其不相因襲以備于志

律曆志

自夫有天地焉有人物焉樹司牧以君臨懸政教而
成務莫不擬乾坤之大象稟中和以建極揆影響之
幽蹟成律呂之精微是用範圍百度財成萬品昔者
淳古葦籥創觀人籟之源女媧笙篳仍昭鳳律之首
後聖廣業稽古彌崇伶倫含少乃擅比竹之工虞舜
昭華方傳刻玉之美是以書稱叶時月正日同律度
量衡又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訓以出納五
言此皆候金常而列管憑璿璣以運鈞統三極之元

紀七衡之響可以作樂崇德殷薦上帝故能動天地感鬼神和人心移風俗考得失徵成敗者也粵在夏商無聞改作其於周禮典同則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爲樂器景王鑄鍾問律於伶州鳩對曰夫律者所以立鈞出度鈞有五則權衡規矩準繩咸備故詩曰尹氏太師執國之鈞天子是裨俾衆不迷是也太史公律書云王者制事立物法度軌則一稟於六律爲萬事之本其於兵械尤所重焉故云望敵知吉凶聞聲效勝負百王不易之道也及秦氏滅學其道浸微漢室初興丞相張蒼首言音

律未能審備孝武帝創置協律之官司馬遷言律呂相生之次詳矣及王莽之際考論音律劉歆條奏班固因志之蔡邕又記建武以後言律呂者司馬紹統採而續之炎歷將終而天下大亂樂工散亡器法湮滅魏武始獲社夔使定音律夔依當時尺度權備典章及晉武受命遵而不革至泰始十年光祿大夫荀勗奏造新度更鑄律呂元康中勗子藩復嗣其事未及成功屬永嘉之亂中朝典章咸沒於石勒及帝南遷皇度草昧禮容樂器掃地皆盡雖稍加採掇而多所淪胥終于恭安竟不能備宋錢樂之衍京房六十

律更增爲三百六十梁博士沈重述其名數後魏周
齊時有論者今依班志編錄五代聲律度量以志于
篇云

天文志

若夫法紫微以居中擬明堂而布政依分野而命國
體衆星而効官動必順時教不違物故能成變化之
道合陰陽之妙爰在庖犧仰觀俯察謂以天之七曜
二十八星周於穹圓之度以麗十二位也在天成象
示見吉凶五緯入房啓姬王之肇跡長星孛斗鑒宋
人之首亂天意人事同乎影響自夷王下堂而見諸

候赧王登臺而避責記曰天子微諸侯僭於是師兵
吞滅僵仆原野秦氏以戰國之餘怙茲凶暴小星交
鬪長彗橫天漢高祖驅駕英雄墾除災害五精從歲
七重暈畢含樞魯緬道不虛行自西京創制多歷年
載世祖中興當塗馭物金行水德祇奉靈命玄兆著
明天人不遠昔者滎河獻籙温洛呈圖六文摛範三
光宛備則星官之書自黃帝始高陽氏使南正重司
天北正黎司地帝堯乃命羲和欽若昊天夏有昆吾
殷有巫咸周之史佚宋之子韋魯之梓慎鄭之裨竈
魏有石氏齊有甘公皆能言天文察微變者也漢之

傳天數者則有唐都季尋之倫光武時則有蘇伯况
郎雅光並能參伍天文發揚善道補益當時監垂來
世而河洛圖緯雖有星占星官之名未能盡列後漢
張衡爲太史令鑄渾天儀摠序經星謂之靈憲其大
略曰星也者體生於地精發於天紫宮爲帝皇之居
太微爲五帝之坐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居其中央謂
之北斗動係於占寔司王命四布於方爲二十八星
日月運行歷示休咎五緯經次用彰禍福則上天之
心於是見矣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可名者三
百二十爲星二千五百微星之數萬一千五百二十

庶物蠢動咸得繫命而衡所鑄之圖遇亂堙滅星官
名數今亦不存三國時吳太史令陳卓始列甘氏石
氏巫咸三家星官著於圖錄并注占贊摠有二百五
十四官一千二百八十三星并二十八宿及輔官附
坐一百八十二星摠二百八十三官一千五百六十
五星宋元嘉中太史令錢樂之所鑄渾天銅儀以朱
黑白三色用殊三家而合陳卓之數高祖平陳得善
天官者周墳并得宋氏渾儀之器乃命庾季才等參
校周齊梁陳及祖暅孫僧化官私舊圖刊其大小正
彼踈密依準三家星位以爲蓋圖旁摛始分甄表常

度并具赤黃二道內外兩規懸象著明纏離攸次星之隱顯天漢昭回宛若穹蒼將爲正範以墳爲太史令墳傳考經書勤於教習自此太史觀生始能識天官湯帝又遣宮人四十人就太史局別詔袁克教以星氣業成者進內以參占驗云史臣於觀臺訪渾儀見元魏太史令晁崇所造者以鐵爲之其規有六其外四規常定一象地形二象赤道其餘象二極其內二規可以運轉用合八尺之管以窺星度周武帝平齊所得隋開皇三年新都初成以置諸觀臺之上大唐因而用焉馬遷天官書及班氏所載妖星暈珥雲氣虹蜺存其大綱未能備舉自後史官更無紀錄春秋傳曰公旣視朔遂登觀臺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神道司存安可証也今略舉其形名占驗次之經星之未云

五行志

易以八卦定吉凶則庖犧所以稱聖也書以九疇論休咎則大禹所以爲明也春秋以災祥驗行事則仲尼所以垂法也天道以星象示廢興則甘石所以先知也是以祥符之兆可得而言妖訛之占所以徵驗夫神則陰陽不測天則欲人遷善均乎影響殊致同

歸漢時有佚生董仲舒京房劉向之倫能言災異顧
盼六經有足觀者劉向曰君道得則和氣應休徵生
君道違則乖氣應咎徵發夫天有七曜地有五行五
事愆違則天地見異况於日月星辰乎况於水火金
木土乎若梁武之降號伽藍齊文宣之盤遊市里陳
則蔣山之鳥呼曰柰何周則陽武之魚乘空而鬪隋
則鵲巢黼帳火炎門闕豈唯天道亦曰人妖則祥青
呈形于何不至亦有脫略政教張羅罇醜崇信巫史
重增愆罰昔懷王事神而秦兵逾進萇弘尚鬼而諸
侯不來性者生之靜也欲者心之使也置情攸徃引
類同歸雀乳於空城之側鷓飛于鼎耳之上短長之
制旣曰由人黔隧崇山同車共軫必有禱道裁成倚
伏一則以爲殃豐一則以爲休徵故曰德勝不祥而
義厭不惠是以聖王常由德義消伏災咎也

食貨志

王者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人總土地所生料山澤
之利式遵行令敬授人時農商趣向各本事業書稱
懋遷有無言穀貨流通咸得其所者也周官太府掌
九貢九賦之法王之經用各有等差所謂取之有道
用之有節故能養百官之政勗戰士之功救天災服

方外治國安人之大經也爰自軒項至于堯舜皆因其所利而勸之因其所欲而化之不奪其時不窮其力輕其征薄其賦此五帝三皇不易之教也古語曰善爲人者愛其力而成其財若使之不以道歛之如不及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昔禹制九等而康歌興周人十一而頌聲作於是東周遷洛諸侯不軌魯宣初稅畝鄭產爲丘賦先王之制靡有孑遺秦氏起自西戎力正天下驅之以刑罰棄之以仁恩以太半之收長城絕於地脉以頭會之歛屯戍窮於嶺外漢高祖承秦凋敝十五稅一中元繼武府廩弥殷世宗得之

用成雄侈開邊擊胡蕭然咸罄宮宇捫於天漢巡遊跨於海表皇歲除道凶年嘗秣戶口以之減半盜賊以之公行於是譎詭賦稅異端俱起賦及童齒筭至舡車光武中興聿遵前事成賦單薄足稱經遠靈帝開鴻都之勝通賣官之路公卿州郡各有等差漢之常科土貢方物帝又遣先輸中署名爲導行天下賄成人受其敝自魏晉二十一帝宋齊十有五主雖用度有衆寡租賦有重輕大抵不能傾人產業道闕政亂隋文帝旣平江表天下大同躬先儉約以事府帑開皇十七年戶口滋盛中外倉庫無不盈積所有資

給不踰經費京司帑屋旣充積於廊廡之下高祖遂
停此年正賦以賜黎元煬皇嗣守鴻基國家殷富雅
愛宏翫肆情方騁初造東都窮諸巨麗帝昔居藩翰
親平江左兼以梁陳曲折以就規摹曾雉踰芒浮橋
跨洛金門象闕咸竦飛觀頽巖塞川構成雲綺移嶺
樹以爲林藪包芒山以爲苑囿長城御河不計於人
力運驢武馬指期於百姓天下死於役而家傷於財
旣而一討渾庭三駕遼澤天子親伐師兵大舉飛糧
輓秣水陸交至疆場之所傾敗勞師之所殂殞雖復
太半不歸而每年興發比屋良家之子多赴於邊陲

分離哭泣之聲連響於州縣老弱耕稼不足以救飢
餒婦工訪績不足以贍資裝九區之內鸞和歲動從
行宮掖常十萬人所有供須皆仰州縣租賦之外一
切徵斂趣以周備不顧元元吏因割剝盜其太半遐
方珍膳必登庖厨翔禽毛羽用爲玩飾買以供官千
倍其價人愁不堪離棄室宇長吏叩扉而達曙猛犬
迎吠而終夕自燕趙跨於齊韓江淮入於襄鄧東周
洛邑之地西秦隴山之右僭僞交侵盜賊充斥宮觀
鞠爲茂草鄉亭絕其煙火人相啖食十而四五關中
癘疫炎旱傷稼代王開求豐之粟以振飢人去倉數

百里老幼雲集吏在貪殘官無攸次咸資鏹貨動移旬月頓卧墟野欲返不能死人如積不可勝計雖復皇王撫運天祿有終而隋氏之亡亦由於此馬遷爲平準書班固述食貨志上下數千載損益粗舉自此史官曾無概見夫厥初生人食貨爲本聖王割廬井以業之通貨財以富之富而教之仁義以之興貧而爲盜刑罰不能止故爲食貨志用編前書之末云

刑灋志

夫刑者制死生之命詳善惡之源翦亂誅暴禁人爲非者也聖王仰視法星旁觀習坎彌縫五氣取則四時莫不先春風以播恩後秋霜而動憲是以宣慈愛導其萌芽刑罰威怒隨其肅殺仁恩以爲情性禮義以爲綱紀養化以爲本明刑以爲助上有道刑之而無刑上無道殺之而不勝也記曰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人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人有遜心而始乎勸善終乎禁暴以此字人必兼刑罰至於時逢交泰政稱忠厚美化與車軌攸同至仁與嘉祥間出歲布平典年垂簡憲昭然如日月望之者不迷曠乎如大跡行之者不惑刑者甲兵焉鈇鉞焉刀鋸鑕鑿鞭朴夏楚陳乎原野而肆諸市朝其所由來亦已

久矣若夫龍官之歲鳳紀之前結繩而不違不令而人畏五帝畫象殊其衣服三王肉刑刻其膚體若重華之眚災肆赦文命之刑罰三千而都君卹刑尚奉唐堯之德高密泣罪猶懷虞舜之心殷因以降去德滋遠若紂能遵成湯不造炮烙設刑兼禮守位依仁則西伯斂轡化爲田叟周王立三刺以不濫弘三宥以開物成康以四十二年之間刑厝不用薰風潛暢頌聲遐舉越裳重譯萬里來歸若乃魯接燕齊荆鄰鄭晉時之所尚資乎辯舌國之所恃不在威刑是以纔鼓夷蒐宣尼致誚旣鑄刑辟叔向貽書夫勃澥之

浸沾濡千里列國之政豈周之膏潤者歟秦氏僻自西戎初平區夏于時投戈棄甲仰恩祈惠乃落嚴霜於政教揮流電於邦國棄灰偶語生愁怨於前毒網凝科害肌膚於後玄鉞肆於朝市赭服飄於路衢將閭有一劒之哀茅焦請列星之數漢高祖初以三章之約以慰秦人孝文躬親玄默遂踈天網孝宣樞機周密法理詳備選于定國爲廷尉黃霸以爲廷平每以季秋之後諸所請讞帝常幸宣室齋居決事明察平恕號爲寬簡光武中興不移其舊是以二漢羣后罕聞殘酷魏武造易鈇之科明皇施減死之令中原

凋敝吳蜀三分哀矜折獄亦所未暇晉氏平吳九州
寧一乃命賈充大明刑憲內以平章百姓外以和協
萬邦寔曰輕平稱爲簡易是以宋齊方駕轡其餘軌
若乃刑隨喜怒道睽正直布憲擬於秋荼設網踰於
朝脛恣興夷翦取快情靈若隋高祖之揮刃無辜齊
文宣之輕刀鬻割此謂匹夫私讐非關國典孔子曰
刑亂及諸政政亂及諸身心之所詣則善惡之本原
也彪約所製無刑法篇臧蕭之書又多漏畧是以撮
其遺事以至隋氏附于篇云

百官志

易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既陳貴賤位矣是以
聖人法乾坤以作則因卑高以垂教設宮分職錫珪
胙土由近以制遠自中以統外內則公卿大夫士外
則公侯伯子男咸所以協和萬邦平章百姓允釐庶
績式叙彝倫其由來尚矣然古今異制文質殊途或
以龍表官或以雲紀職放勛卽分命四子重華乃爰
置九官夏倍於虞殷倍於夏周監二代公革不同其
道旣文置官彌廣逮于戰國戎馬交馳雖時有變革
然猶承周制秦始皇廢先王之典焚百家之言創立
朝儀事不師古始罷封侯之制立郡縣之官太尉主

五兵丞相總百揆又置御史大夫以貳於相自餘衆職各有司存漢高祖除暴寧亂輕刑約法而職官之制因於嬴氏其間同異抑亦可知光武中興聿遵前緒唯廢丞相與御史大夫而以三司綜理衆務洎于叔世事歸臺閣論道之官備員而已魏晉繼及大抵略同爰及宋齊亦無改作梁武受終多循齊舊然而定諸卿之位各配四時置戎秩之官百有餘號陳氏繼梁不失舊物高齊創業亦遵後魏臺省位號與江左稍殊所有節文備詳於志有周創據關右日不暇給洎乎克清江漢爰議憲章酌鄴鎬之遺文置六官以綜務詳其典制有可稱焉高祖踐極百度伊始復廢周官還依漢魏唯以中書爲內史侍中爲納言自餘庶僚頗有損益煬帝嗣位意存稽古建官分職率由舊章大業三年始行新令于時三川定鼎萬國朝宗衣冠文物足爲壯觀旣而以人從欲待下若讎號令日改官名月易尋而南征不復朝廷播遷圖籍注記多茫散逸今之存錄者不能詳備焉

地理志

自古聖王之受命也莫不體國經野以爲人極上應躔次下裂山河分疆畫界建都錫社是以放勛御歷

脩職貢者九州文命會同執玉帛者萬國洎乎殷遷
夏鼎周黜殷命雖質文之用不同損益之途或革而
封建之制率由舊章於是分土惟三列爵惟五千里
以制畿甸九服以別要荒十國爲連連有帥倍連爲
卒卒有正皆所以式固鴻基蕃屏王室興邦致化康
俗庇人者歟周德旣衰諸侯力政干戈日用戎馬生
郊疆陵弱衆暴寡魯滅於楚鄭滅於韓田氏篡齊六
卿分晉其餘弒君亡國不得守其社稷者不可勝數
逮于七雄競逐二帝爭疆疆場之事一彼一此秦始
皇據百二之巖險奮六世之餘烈力爭天下蠶食諸

侯在位二十餘年遂乃削平寓內懲周氏之微弱特
狙詐以爲疆茂棄經典罷侯置守子弟無立錐之地
功臣無尺土之賞身沒而區宇幅裂及子而社稷淪
胥漢高祖擬神武之宏圖掃清禍亂矯秦皇之失策
封建王侯並跨州連邑有踰古典而郡縣之制無改
於秦逮于孝武務勤遠略南兼百越東定三韓通邛
笮之險塗斷匈奴之右臂雖聲教遠洎而人亦勞止
昭宣之後罷戰務農戶口旣其滋多郡縣亦有增置
至于平常郡國一百有三戶一千二十三萬光武中
興承王莽之餘弊兵戈不戢飢疫荐臻率土遺黎十

纔一二乃併省郡縣四百餘所明章之後漸至滋繁郡縣之數有加曩日逮炎靈數盡三國爭疆兵革屢興戶口減半有晉太康之後文軌方同大抵編戶二百六十餘萬尋而五胡逆亂二帝播遷東晉洎于宋齊僻陋江左符姚之與劉石竊據中原事跡糾紛難可具紀梁武帝除暴寧亂奄有舊吳天監十年有州二十三郡三百五十縣千二十二其後務恢境宇頻事經略開拓閩越克復淮浦平俚洞破牂柯又以舊州遐闊多有析置大同年中州一百七郡縣亦稱於此旣而侯景構禍臺城淪陷墳籍散逸注記無遺郡

縣戶口不能詳究逮于陳氏土宇彌蹙西亡蜀漢北喪淮肥威力所加不出荆楊之域州有四十二郡唯一百九縣四百三十八戶六十萬後齊承魏末喪亂與周人抗衡雖開拓淮南而郡縣僻小天保之末總加併省洎乎國滅州九十有七郡一百六十縣三百六十五戶三百三萬周氏初有關中百度草創遂乃訓兵教戰務穀勸農南清江漢西兼巴蜀卒能以寡擊衆戡定疆鄰及于東夏削平多有省廢大象二年遙計州二百一十一郡五百八縣一千一百二十四高祖受終惟新朝政開皇三年遂廢諸郡洎于九載

廓定江表尋以戶口滋多析置州縣煬帝嗣位又平
林邑更置三州旣而併省諸州尋卽改州爲郡乃置
司隸刺史分部巡察五年平定吐谷渾更置四郡大
凡郡一百九十縣一千二百五十五戶八百九十萬
七千五百四十六口四千六百一萬九千九百五十
六墾田五千五百八十五萬四千四十一頃其邑居
道路山河溝洫沙磧鹹鹵丘陵阡陌皆不預焉東西
九千三百里南北萬四千八百一十五里東南皆至
於海西至且末北至五原隋氏之盛極於此也

經籍志

夫經籍也者機神之妙旨聖哲之能事所以經天
緯陰陽正紀綱弘道德顯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獨
善學之者將殖焉不學者將落焉大業崇之則成欽
明之德匹夫克念則有王公之重其王者之所以樹
風聲流顯號美教化移風俗何莫由乎斯道故曰其
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䟽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
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
比事春秋教也遭時制宜質文迭用應之以通變通
變之以中庸中庸則可久通變則可大其教有適其
用無窮實仁義之陶鈞誠道德之橐籥也其爲用大

矣隨時之義深矣言無得而稱焉故曰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今其斯之謂也是以大道方行俯龜象而設卦後聖有作仰鳥跡以成文書契已傳繩木棄而不用史官既立經籍於是興焉夫經籍也者先聖據龍圖握鳳紀南面以君天下者咸有史官以紀言行言左史書之動則右史書之故曰君舉必書懲勸斯考之前載則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類是也下中殷周史官尤備紀言書事靡有闕遺則周禮所稱六史掌建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以詔王治小史掌邦國之志定世繫辨昭穆內

史掌王之八柄策命而貳之外史掌王之外令及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書御史掌邦國都鄙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此則天子之史凡有五焉諸侯亦各有國史分掌其職則春秋傳晉趙穿弑靈公太史董狐書曰趙盾殺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齊崔杼弑莊公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楚靈王與右尹子革語左史倚相趨而過王曰此良史也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然則諸

侯史官亦非一人而已皆以記言書事太史摠而裁之以成國家之典不虛美不隱惡故得有所懲勸遺文可觀則左傳稱周志國語有鄭書之類是也暨夫周室道衰紀綱散亂國異政家殊俗衰貶失實隳紊舊章孔丘以大聖之才當傾頽之運歎鳳鳥之不至惜將墜於斯文乃述易道而刪詩書脩春秋而正雅頌壞禮崩樂咸得其所自慙人萎而微言絕七十子散而大義乖戰國縱橫真僞莫辨諸子之言紛然淆亂聖人之至德喪矣先王之要道亡矣陵夷躡駁以至于秦秦政奮豺狼之心刻先代之迹焚詩書坑儒士以刀筆吏爲師制挾書之令學者逃難竄伏山林或失本經口以傳說漢氏誅除秦項未及下車先命叔孫通草繇蒞之儀救擊柱之弊其後張蒼治律曆陸賈撰新語曹參薦蓋公言黃老惠帝除挾書之律儒者始以其業行於民間猶以去聖旣遠經籍散逸簡札錯亂傳說紕繆遂使書分爲二詩分爲三論語有齊魯之殊春秋有數家之傳其餘互有踳駁不可勝言此其所以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者也武帝置太史公命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開獻書之路置寫書之官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有延閣廣

內秘室之府司馬談父子世居太史探采前代斷自軒皇逮于孝武作史記一百三十篇詳其體制蓋史官之舊也至於孝成祕藏之書頗有亡散乃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命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諸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大史令尹咸校數術太醫監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就向輒撰爲一錄論其指歸辨其訛謬叙而奏之向卒後哀帝使其子歆嗣父之業乃徙溫室中書於天祿閣上歆遂摠括羣篇撮其指要著爲七略一曰集略二曰六藝略三曰諸子略四曰詩賦略五曰兵書略六曰術數略七曰方

技略大凡三萬三千九十卷王莽之末又被焚燒光武中興篤好文雅明章繼軌尤重經術四方鴻生鉅儒負袞自遠而至者不可勝筭石室蘭臺彌以充積又於東觀及仁壽閣集新書校書郎班固傳毅等典掌焉並依七略而爲書部固又編之以爲漢書藝文志董卓之亂獻帝西遷圖書縑帛軍人皆取爲帷囊所收而西猶七十餘載兩京大亂掃地皆盡魏氏代漢采掇遺亡藏在祕書中外三閣魏祕書郎鄭默始制中經祕書監荀勗又因中經更著新簿分爲四部摠括羣書一曰甲部紀六藝及小學等書二曰乙部

有古諸子家近世子家兵書兵家術數三曰景部有
史記舊事皇覽簿雜事四曰丁部有詩賦圖讚汲冢
書大凡四部合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但錄題及
言盛以縹囊書用緗素至於作者之意無所論辯惠
懷之亂京華蕩覆渠閣文籍靡有孑遺東晉之初漸
更鳩聚著作郎李克以勗舊簿校之其見存者但有
三千一十四卷克遂摠沒衆篇之名但以甲乙爲次
自爾因循無所變革其後中朝遺書稍流江左宋元
嘉八年祕書監謝靈運造四部目錄大凡六萬四千
五百八十二卷元徽元年祕書丞王儉又造目錄大

凡一萬五千七百四卷儉又別撰七志一曰經典志
紀六藝小學史記雜傳二曰諸子志紀今古諸子三
曰文翰志紀詩賦四曰軍書志紀兵書五曰陰陽志
紀陰陽圖緯六曰術藝志紀方技七曰圖譜志紀地
域及圖書其道佛附見合九條然亦不述作者之意
但於書名之下每立一傳而又作九篇條例編乎首
卷之中文義淺近未爲典則齊永明中祕書丞王亮
監謝朓又造四部書目大凡一萬八千一十卷齊末
兵火延燒祕閣經籍遺散梁初祕書監任昉躬加部
集又於文德殿內列藏衆書華林園中摠集釋典大

凡二萬三千一百六卷而釋氏不豫焉梁有祕書監任昉殷鈞四部目錄又文德殿目錄其術數之書更爲一部使奉朝請直暉撰其名故梁有五部目錄普通中有處士阮孝緒沉靜寡慾篤好墳史博采宋齊已來王公之家凡有書記參校官簿更爲七錄一曰經典錄紀六藝二曰記傳錄紀史傳三曰子兵錄紀子書兵書四曰文集錄紀詩賦五曰技術錄紀數術六曰佛錄七曰道錄其分部題目頗有次序剖析辭義淺簿不經梁武敦悅詩書下化其上四境之內家有文史元帝克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經籍歸

于江陵大凡七萬餘卷周師入郢咸自焚之陳天嘉中又更鳩集考其篇目遺闕尚多其中原則戰爭相尋干戈是務文教之盛符姚而已宋武入關收其圖籍府藏所有纔四千卷赤軸青紙文字古拙後魏始都燕代南略中原粗收經史未能全具孝文徙都洛邑借書於齊祕府之中稍以充實暨於爾朱之亂散落人間後齊遷鄴頗更搜聚迄於天統武平校寫不輟後周始基關右外逼疆隣戎馬生郊日不暇給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稍加增方盈萬卷周武平齊先封書府所加舊本纔至五千隋開皇三年祕書監牛

弘表請分遣使人搜訪異本每書一卷賞絹一匹校寫既定本卽歸主於是民間異書往往聞出及平陳已後經籍漸備檢其所得多太建時書紙墨不精書亦拙惡於是摠集編次存爲古本召天下工書之士京兆韋霈南陽杜頴等於祕書內補續殘缺爲正副二本藏于宮中其餘以實祕書內外之閣凡三萬餘卷煬帝卽位祕閣之書限寫五十副本分爲三品上品紅瑠璃軸中品緝瑠璃軸下品漆軸於東都觀文殿東西廂構屋以貯之東屋藏甲乙西屋藏景丁又聚魏已來古跡名畫於殿後起二臺東曰妙楷臺藏

古跡西曰寶臺藏古畫又於內道場集道佛經別目錄大唐武德五年元平僞鄭盡收其圖書及古跡焉命司農少卿宋遵貴載之以船泝河西上將致京師行經底柱多被漂沒其所存者十不一二其目錄亦爲所漸濡時有殘缺今者見存分爲四部合條爲一萬四千四百六十六部有八萬九千六百六十六卷其舊錄所取文義淺俗無益教理者並刪去之其舊錄所遺辭義可采有所弘益者咸附入之遠覽馬史班書近觀王阮志錄挹其風流體制削其浮雜鄙俚離其疏遠合其近密約文緒義凡五十五篇各列

本條之下以備經籍志雖未能研幾探賾窮極幽隱
庶乎弘道設教可以無遺闕焉夫仁義禮智所以治
國也方技數術所以治身也諸子爲經籍之鼓吹文
章乃政化之黼黻皆爲治之具也故列之於此志云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二十三終

